舊唐書/卷194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女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九十四上
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　突厥上

► 突厥下

○突厥之始，啟民之前，《隋書》載之備矣，只以入國之事而述之。

始畢可汗咄吉者，啟民可汗子也。隋大業中嗣位，值天下大亂，中國人奔之者眾。其族強盛，東自契丹、室韋，西盡吐谷渾、高昌諸國，皆臣屬焉。控弦百餘萬，北狄之盛，未之有也。高視陰山，有輕中夏之志。

可汗者，猶古之單于；妻號可賀敦，猶古之閼氏也。其子弟謂之特勒，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。其大官屈律啜，次阿波，次頡利發，次吐屯，次俟斤，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，父兄死則子弟承襲。

高祖起義太原，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於始畢，引以為援。始畢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獻馬千匹，會於絳郡。又遣二千騎助軍，從平京城。及高祖即位，前後賞賜，不可勝紀。始畢自恃其功，益驕踞；每遣使者至長安，頗多橫恣。高祖以中原未定，每優容之。

武德元年，始畢使骨咄祿特勒來朝，宴於太極殿，奏《九部樂》，賚錦彩布絹各有差。二年二月，始畢帥兵渡河，至夏州，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，謀入抄掠。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，遣入句註，又追兵大集，欲侵太原。是月，始畢卒，其子什缽苾以年幼不堪嗣位，立為泥步設，使居東偏，直幽州之北。立其弟俟利弗設，是為處羅可汗。

處羅可汗嗣位，又以隋義成公主為妻，遣使入朝告喪。高祖為之舉哀，廢朝三日，詔百官就館吊其使者，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吊處羅，賜物三萬段。處羅此後頻遣使朝貢。先是，隋煬帝蕭後及齊王暕之子政道，陷於竇建德。三年二月，處羅迎之，至於牙所，立政道為隋王。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，悉隸於政道，行隋正朔，置百官，居於定襄城，有徒一萬。時太宗在藩，受詔討劉武周，師次太原，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。六月，處羅至并州，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。留三日，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，仲文不能制。俄而，處羅卒，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，廢不立之，遂立處羅之弟咄苾，是為頡利可汗。

頡利可汗者，啟民可汗第三子也。初為莫賀咄設，牙直五原之北。高祖入長安，薛舉猶據隴右，遣其將宗羅　攻陷平涼郡，北與頡利連結。高祖患之，遣光祿卿宇文歆賚金帛以賂頡利。歆說之，令絕交於薛舉。初，隋五原太守張長遜，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隸於突厥。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，以五原地歸於我。頡利並從之，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眾，並會於太宗軍所。武德三年，頡利又納義城公主為妻，以始畢之子什缽苾為突利可汗，遣使入朝，告處羅死。高祖為之罷朝一日，詔百官就館吊其使。

頡利初嗣立，承父兄之資，兵馬強盛。有憑陵中國之志。高祖以中原初定，不遑外略，每優容之，賜與不可勝計。頡利言辭悖傲，求請無厭。四年四月，頡利自率萬餘騎，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。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。先是漢陽公蘇瑰、太常卿鄭元璹、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於突厥，頡利並拘之。我亦留其使，前後數輩。至是為大恩所挫，於是乃懼，仍放順德還，更請和好。獻魚膠數十斤，欲充二國同於此膠。高祖嘉之，放其使者特勒熱寒、阿史德等還蕃，賜以金帛。

五年春，李大恩奏言突厥饑荒，馬邑可圖。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師討苑君璋，期以二月會於馬邑。晟後期不至，大恩不能獨進，頓兵新城以待之。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，進圍大恩。王師敗績，大恩歿於陣，死者數千人。六月，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。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，至於汾州。又遣數千騎西入靈、原等州，詔隱太子出豳州道，太宗出蒲州道以討之。時頡利攻圍并州，又分兵入汾、潞等州，掠男女五千餘口，聞太宗兵至蒲州，乃引兵出塞。

七年八月，頡利、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，道自原州，連營南上。太宗受詔北討，齊王元吉隸焉。初，關中霖雨，糧運阻絕，太宗頗患之，諸將憂見於色，頓兵於豳州。頡利、突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，乘高而陣，將士大駭。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，告之曰：「

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，何為背約深入吾地？我秦王也，故來一決。可汗若自來，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；若欲兵馬總來，我唯百騎相禦耳。」頡利弗之測，笑而不對。太宗又前，令騎告突利曰：「爾往與我盟，急難相救；爾今將兵來，何無香火之情也？亦宜早出，一決勝負。」突利亦不對。太宗前，將渡溝水，頡利見太宗輕出，又聞香火之言，乃陰猜突利。因遣使曰：「王不須渡，我無惡意，更欲共王自斷當耳。」於是稍引卻，各斂軍而退。太過因縱反間於突利，突利悅而歸心焉，遂不欲戰。其叔侄內離，頡利欲戰不可，因遣突利及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奉見請和，許之。突利因自托於太宗，願結為兄弟。思摩初奉見，高祖引升禦榻，頓顙固辭。高祖謂曰：「頡利誠心遣特勒朝拜，今見特勒，如見頡利。」固引之，乃就坐，尋封思摩為和順王。

八年七月，頡利集兵十餘萬，大掠朔州，又襲將軍張瑾於太原。瑾全軍並沒，脫身奔於李靖。出師拒戰，頡利不得進，屯於并州。太宗帥師討之，次蒲州；頡利引兵而去，太宗旋師。

九年七月，頡利自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，京師戒嚴。己卯，進寇高陵，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於涇陽，大破之，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，斬首千餘級。癸未，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為覘，自張形勢云：「二可汗總兵百萬，今已至矣。」太宗謂之曰：「我與突厥面自和親，汝則背之，我實無愧。又義軍入京之初，爾父子並親從，我賜汝玉帛，前後極多，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？爾雖突厥，亦須頗有人心，何故全忘大恩，自誇強盛？我當先戮爾矣！」思力懼而請命，太宗不許，縶之於門下省。

太宗與侍中高士廉、中書令房玄齡、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，與頡利隔津而語，責以負約。其酋帥大驚，皆下馬羅拜。俄而，眾軍繼至，頡利見軍容大盛，又知思力就拘，由是大懼。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，麾諸軍卻而陣焉。蕭瑀以輕敵固諫於馬前，上曰：「吾已籌之，非卿所知也。突厥所以掃其境內，直入渭濱，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，朕又新登九五，將謂不敢拒之。朕若閉門，虜必大掠，強弱之勢，在今一舉。朕故獨出，以示輕之；又耀軍容，使知必戰。事出不意，乖其本圖，虜入既深，理當自懼。與戰則必克，與和則必固，制服匈奴，自茲始矣！」是日，頡利請和，詔許焉。車駕即日還宮。乙酉，又幸城西，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，頡利引兵而退。蕭瑀進曰：「初，頡利之未和也，謀臣猛將多請戰，而陛下不納，臣以為疑。既而虜自退，其策安在？」上曰：「我觀突厥之兵，雖眾而不整，君臣之計，唯財利是視。可汗獨在水西，酋帥皆來謁我，我因而襲擊其眾，勢同拉朽。然我已令無忌、李靖設伏於幽州以待之，虜若奔還，伏兵邀其前，大軍躡其後，覆之如反掌矣！我所以不戰者，即位日淺，為國之道，安靜

為務，一與虜戰，必有死傷；又匈虜一敗，或當懼而修德，結怨於我，為患不細。我今卷甲韜戈，陷以玉帛，頑虜驕恣，必自此始，破亡之漸，其在茲乎！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，此之謂也！」九月，頡利獻馬三千匹，羊萬口，上不受；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悉令歸之。

貞觀元年，陰山已北薛延陀、回紇、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，擊走其欲谷設。頡利遣突利討之，師又敗績，輕騎奔還。頡利怒，拘之十餘日；突利由是怨望，內欲背之。其國大雪，平地數尺，羊馬皆死，人大饑，乃懼我師出乘其弊。引兵入朔州，揚言會獵，實設備焉。侍臣咸曰：「夷狄無信，先自猜疑，盟後將兵，忽踐疆境。可乘其便，數以背約，因而討之。」太宗曰：「匹夫一言，尚須存信，何況天下主乎！豈有親與之和，利其災禍而乘危迫險以滅之耶？諸公為可，朕不為也。縱突厥部落叛盡，六畜皆死，朕終示以信，不妄討之；待其無禮，方擒取耳。」

二年，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，奏請擊之，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。三年，薛延陀自稱可汗於漠北，遣使來貢方物。頡利始稱臣，尚公主，請修婿禮。頡利每委任諸胡，疏遠族類，胡人貪冒，性多翻覆，以故法令滋彰，兵革歲動，國人患之，諸部攜貳。頻年大雪，六畜多死，國中大餒，頡利用度不給，復重斂諸部，由是下不堪命，內外多叛之。上以其請和，後復援梁師都，詔兵部尚書李靖、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。并州都督李勣、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，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，衛孝節出恆安道，薛萬徹出暢武道，並受靖節度以討之。十二月，突利可汗及郁射設、廕奈特勒等，並帥所部來奔。

四年正月，李靖進屯惡陽嶺，夜襲定襄，頡利驚擾，因徙牙於磧口。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後及楊政道來降。二月，頡利計窘，竄於鐵山，兵尚數萬，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，請舉國內附。太宗遣鴻臚卿唐儉、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，頡利稍自安。靖乘間襲擊，大破之，遂滅其國。頡利乘千里馬，獨騎奔於從侄沙缽羅部落。三月，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眾奄至沙缽羅營，生擒頡利送於京師。太宗謂曰：「凡有功於我者，必不能忘，有惡於我者，終亦不記。論爾之罪狀，誠為不小，但自渭水會面為盟，從此以來，未有深犯，所以錄此，不相責耳！」仍詔還其家口，館於太僕，稟食之。頡利郁郁不得志，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。帝見羸憊，授虢州刺史，以彼土多麞鹿，縱其畋獵，庶不失物性。頡利辭不願往，遂授右衛大將軍，賜以田宅。

五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天道福善禍淫，事猶影響。昔啟民亡國奔隋，文帝不吝粟帛，

大興士眾，營衛安置，乃得存立。既而強盛，當須子子孫孫思念報德。才至始畢，即起兵圍煬帝於雁門，及隋國將亂，又恃強深入，遂使昔安立其家國者，身及子孫，並為頡利兄弟之所屠戮。今頡利破亡，豈非背恩忘義所致也！」

八年卒，詔其國人葬之，從其俗禮，焚屍於灞水之東，贈歸義王，謚曰荒。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。

渾邪者，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。頡利初誕，以付渾邪，至是哀慟而死。太宗聞而異之，贈中郎將，仍葬於頡利墓側，樹碑以紀之。

突利可汗什缽苾者，始畢可法之嫡子，頡利之侄也。隋大業中，突利年數歲，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，號為泥步設。隋淮南公主之北也，遂妻之。頡利嗣位，以為突利可汗，牙直幽州之北。突利在東偏，管奚、　等數十部，征稅無度，諸部多怨之。貞觀初，奚，　等並來歸附，頡利怒其失眾，遣北征延陀，又喪師，遂囚而撻焉。

突利初自武德時，深自結於太宗；太宗亦以恩義撫之，結為兄弟，與盟而去。後頡利政亂，驟征兵於突利，拒之不與，由是有隙。貞觀三年，表請入朝。上謂侍臣曰：「朕觀前代為國者，勞心以憂萬姓，世祚乃長；役人以奉其身，社稷必滅。今北蕃百姓喪亡。誠由其君不君之故也。至使突利情願入朝，若非困迫，何能至此？夷狄弱則邊境無虞，亦甚為慰。然見其顛狽，又不能不懼，所以然者，慮己有不逮，恐禍變亦爾。朕今視不能遠見，聽不能遠聞，唯藉公等盡忠匡弼，無得惰於諫諍也。」突利尋為頡利所攻，遣使來乞師。太宗謂近臣曰：「朕與突利結為兄弟，不可以不救。」杜如晦進曰：「夷狄無信，其來自久，國家雖為守約，彼必背之。不若因其亂而取之，所謂取亂侮亡之道。」太宗然之。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，以圖進取。突利乃率其眾來奔，太宗禮之甚厚，頻賜以禦膳。

四年，授右衛大將軍，封北平郡王，食邑封七百戶，以其下兵眾置順祐等州，帥部落還蕃。太宗謂曰：「昔爾祖啟民亡失兵馬，一身投隋，隋家翌立，遂至強盛，荷隋之恩，未嘗報德。至爾父始畢，乃為隋家之患，自爾已後，無歲不侵擾中國。天實禍淫，大降災變，爾眾散亂，死亡略盡。既事窮後，乃來投我，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，正為啟民前事故也。改變前法，欲中國久安，爾宗族永固，是以授爾都督。當須依我國法，整齊所部，不得妄相侵掠，如有所違，當獲重罪。」

五年，征入朝，至并州，道病卒，年二十九。太宗為之舉哀，詔中書侍郎岑文本為其碑文。子賀邏鶻嗣。

突利弟結社率，貞觀初入朝，歷位中郎將。十三年，從幸九成宮，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，並擁賀邏鶻，相與夜犯御營，逾第四重幕，引弓亂發，殺衛士數十人。折沖孫武開率兵奮擊，乃退。北走渡渭水，欲奔其部落。尋皆捕而斬之，詔原賀邏鶻，流於嶺外。

頡利之敗也，其部落或走薛延陀，或走西域，而來降者甚眾。詔議安邊之術。朝士多言突厥恃強，擾亂中國，為日久矣。今天實喪之，窮來歸我，本非慕義之心。因其歸命，分其種落，俘之河南兗、豫之地，散居州縣，各使耕織，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，則中國有加戶之利，塞北可常空矣。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。全其部落，得為捍蔽，又不離其土俗，因而撫之，一則實空虛之地，二則示無猜心。若遣向河南兗、豫，則乖物性，故非含育之道。太宗將從之。秘書監魏征奏言：「突厥自古至今，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，此是上天剿絕，宗廟神武。且其世寇中國，百姓冤仇，陛下以其降伏，不能誅滅，即宜遣還河北，居其故土。匈奴人面獸心，非我族類，強必寇盜，弱則卑服，不顧恩義，其天性也。秦、漢患其若是，故發猛將以擊之，收取河南，以為郡縣，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！且今降者幾至十萬，數年之間，孳息百倍，居我肘腋，密邇王畿，心腹之疾，將為後患，尤不可河南處也。」溫彥博奏曰：「天子之於物也，天覆地載，有歸我者，則必養之。今突厥破滅之余，歸心降附，陛下不加憐湣，棄而不納，非天地之道，阻四夷之意，臣愚甚謂不可。遣居河南，所謂死而生之，亡而存之，懷我德惠，終無叛逆。」魏征又曰：「晉代有魏時胡落，分居近郡，平吳已後，郭欽、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；不用欽等言，數年之後，遂傾瀍、洛。前代覆車，殷鑒不遠，陛下必用彥博之言，遣居河南，所謂養獸自遺患也！」彥博又曰：「聞聖人之道，無所不通，古先哲王，有教無類。突厥余魂，以命歸我，我援護之，收居內地，稟我指麾，教以禮法，數年之後，盡為農民。選其酋首，遣居宿衛，畏威懷德，何患之有？光武居南單于內郡，為漢藩翰，終乎一代，不有叛逆。」彥博既口給，引類百端，太宗遂用其計，於朔方之地，自幽州至靈州置順、祐、化、長四州都督府，又分頡利之地六州，左置定襄都督府，右置雲中都督府，以統其部眾。其酋首至者，皆拜為將軍、中郎將等官，布列朝廷，五品以上百餘人，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。自結社率之反也，太宗始患之。又上書者多雲處突厥於中國，殊謂非便，乃徙於河北，立右武候大將軍、化州都督、懷化郡王思摩為乙彌泥孰侯利苾可汗，賜姓李氏，率所部建牙於河北。

思摩者，頡利族人也。始畢、處羅以其貌似胡人，不類突厥，疑非阿史那族類，故歷處

羅、頡利世，常為夾畢特勒，終不得典兵為設。武德初，數來朝貢，高祖封為和順郡王。及其國亂，諸部多歸中國，唯思摩隨逐頡利，竟與同擒。太宗嘉其忠，除右武候大將軍、化州都督，令統頡利舊部落於河南之地，尋改封懷化郡王。

及將徙於白道之北，思摩等咸憚薛延陀，不肯出塞。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璽書曰：

突厥頡利可汗未破已前，自恃強盛，抄掠中國，百姓被其殺者，不可勝紀。我發兵擊破之，諸部落悉歸化。我略其舊過，嘉其從善，並授官爵，同我百僚，所有部落，愛之如子，與我百姓不異。但中國禮義，不滅爾國，前破突厥，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之害，所以廢而黜之，實不貪其土地，利其人馬也。自黜廢頡利以後，恆欲更立可汗，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，任其放牧，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。元許冊立，不可失信，即欲遣突厥渡河，復其國土。我策爾延陀，日月在前，今突厥居後，後者為小，前者為大。爾在磧北，突厥居磧南，各守土境，鎮撫部落。若其逾越，故相抄掠，我即將兵各問其罪。此約既定，非但有便爾身，貽厥子孫，長守富貴也。」

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賫書就思摩部落，築壇於河上以拜之，並賜之鼓纛。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，並令渡河北，還其舊部。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，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。以貳之。

薛延陀聞太宗遣思摩渡河北，慮其部落翻附磧北，預蓄輕騎，伺至而擊之。太宗遣敕之曰：「擅相侵者，國有常刑。」延陀曰：「至尊遣莫相侵掠，敢不奉詔。然突厥翻覆難信，其未破前，連年殺中國人，動以千萬計。至尊破突厥，須收為奴婢，將與百姓，而反養之如子，結社率竟反，此輩獸心，不可信也。臣荷恩甚深，請為至尊誅之。」時思摩下部眾渡河者凡十萬，勝兵四萬人，思摩不能撫其眾，皆不愜服。至十七年，相率叛之，南渡河，請分處於勝、夏二州之間，詔許之。思摩遂輕騎入朝，尋授右武衛將軍，從征遼東，為流矢所中；太宗親為吮血，其見顧遇如此。未幾，卒於京師。贈兵部尚書、夏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立墳以象白道山，詔為立碑於化州。

先是，貞觀中，突厥別部有車鼻者，亦阿史那之族也。代為小可汗，牙於金山之北。頡利可汗之敗，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，遇薛延陀為可汗，車鼻不敢當，遂率所部歸於延陀。為人勇烈，有謀略，頗為眾附。延陀惡而將誅之，車鼻密知其謀，竄歸於舊所，其地去京師萬里，勝兵三萬人，自稱乙註車鼻可汗。西有歌羅祿，北有結骨，皆附隸之。自延陀破後，遣其子沙缽羅特勒來朝，貢方物，又請身入朝。太宗遣將軍郭廣敬征之，

竟不至。太宗大怒。貞觀二十三年，遣右驍衛郎將高侃潛引回紇、仆骨等兵眾襲擊之，其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及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，率部落背車鼻，相繼來降。永徽元年，侃軍次阿息山。車鼻聞王師至，召所部兵，皆不赴，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，其眾盡降。侃率精騎追車鼻，獲之，送於京師。仍獻於社廟，又獻於昭陵。高宗數其罪而赦之，拜左武衛將軍，賜宅於長安，處其餘眾於郁督軍山，置狼山都督以統之。車鼻長子羯漫陀，先統拔悉密部。車鼻未敗前，遣其子庵鑠入朝，太宗嘉之，拜左屯衛將軍，更置新黎州，以統其眾。

車鼻既破之後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，於是分置單于、瀚海二都護府。單于都護領狼山、雲中、桑乾三都督、蘇農等一十四州；瀚海都護領瀚海、金微、新黎等七都督、仙萼、賀蘭等八州，各以其首領為都督、刺史。高宗東封泰山，狼山都督葛邏祿社利等首領三十餘人，並扈從至嶽下，勒名於封禪之碑。自永徽已後，殆三十年，北鄙無事。

調露元年，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傅、奉職二部落，始相率反叛，立泥孰匐為可汗，二十四州並叛應之。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、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眾討之，反為溫傅所敗，兵士死者萬餘人。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，率太僕少卿李思文、營州都督周道務等統眾三十餘萬，討擊溫傅，大破之。泥孰匐為其下所殺，並擒奉職而還。

永隆元年，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，將渡河立為可汗，諸部落復響應從之。又詔裴行儉率將軍曹繼叔、程務挺、李崇直、李文暕等討之。伏念窘急，詣行儉降。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，斬於東市。永淳二年，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。

骨咄祿者，頡利之疏屬，亦姓阿史那氏。其祖父本是單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也，世襲吐屯啜。伏念既破，骨咄祿鳩集亡散，入總材山，聚為群盜，有眾五千餘人。又抄掠九姓，得羊馬甚多，漸至強盛，乃自立為可汗。以其弟默啜為設，咄悉匐為葉護。時有阿史德元珍，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，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縶，會骨咄祿入寇，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，本立許之，因而便投骨咄祿。骨咄祿得之，甚喜，立為阿波達干，令專統兵馬事。

永淳二年，進寇蔚州。豐州都督崔智辯擊之，反為賊所殺。文明元年，又寇朔州，殺掠人吏，則天詔左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之。垂拱二年，骨咄祿又寇朔、代等州，左玉鈐衛中郎將淳於處平為陽曲道總管，與副將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，行至忻州，與賊戰，大敗，死者五千餘人。三年，骨咄祿及元珍又寇昌平，詔左鷹揚衛

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。其年八月，又寇朔州，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，擊賊於黃花堆，大破之。追奔四十餘里，賊眾遂散走磧北。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又率精兵一萬三千人出塞窮追，反為骨咄祿所敗，全軍盡沒，寶璧輕騎遁歸。初，寶璧見常之破賊，遽表請窮其餘黨，則天詔常之與寶璧計議，遙為聲援。寶璧以為破賊在朝夕，貪功先行。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，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，遂率眾掩襲之。既至，又遣人報賊，令得設備出戰，遂為賊所覆，寶璧坐此伏誅。則天大怒，因改骨咄祿為不卒祿。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，臨陣戰死。骨咄祿，天授中病卒。

默啜者，骨咄祿之弟也。骨咄祿死時，其子尚幼，默啜遂篡其位，自立為可汗。長壽二年，率眾寇靈州，殺掠人吏。則天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，領十大將軍以討之，既不遇賊，尋班師焉。默啜俄遣使來朝，則天大悅，冊授左衛大將軍，封歸國公，賜物五千段。明年，復遣使請和，又加授遷善可汗。

萬歲通天元年，契丹首領李盡忠、孫萬榮反叛，攻陷營府。默啜遣使上言：「請還河西降戶，即率部落兵馬為國家討擊契丹。」制許之。默啜遂攻討契丹，部眾大潰，盡獲其家口，默啜自此兵眾漸盛。則天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、頡跌利施大單于、立功報國可汗。聖歷元年，默啜表請與則天為子，並言有女，請和親。初，咸亨中，突厥諸部落來降附者，多處之豐、勝、靈、夏、朔、代等六州，謂之降戶。默啜至是，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，兼請農器、種子。則天初不許，默啜大怨怒，言辭甚慢，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，將害之。時朝廷懼其兵勢，納言姚璹、鸞臺侍郎楊再思建議請許其和親，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，並種子四萬餘碩、農器三千事以與之，默啜浸強由此也。

其年，則天令魏王武承嗣、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為妃，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，右武威衛郎將楊玄璬莊攝司賓卿，大賚金帛，送赴虜庭。行至黑沙南庭，默啜謂知微等曰：「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，你今將武家兒來，此是天子兒否？我突厥積代已來，降附李家，今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，唯有兩兒在，我今將兵助立。」遂收延秀等，拘之別所。偽號知微為可汗，與之率眾十餘萬，襲我靜難及平狄、清夷等軍。靜難軍使左正鋒衛將軍慕容玄嶷以兵五千人降之。俄進寇媯、檀等州，則天令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，右武威衛將軍沙咤忠義為天兵西道前軍總管，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，率兵三十萬擊之。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，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。默啜又出自恆嶽道，寇蔚州，陷飛狐縣。俄進攻定州，殺刺史孫彥高，焚燒百姓廬舍，虜掠男女，無少長皆殺之。則天大怒，購斬默啜者，封王，改默啜號為斬啜。尋又圍逼趙州，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，刺史高睿抗節不從，遂遇害。則天乃立廬陵王為

皇太子，令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。軍未發而默啜盡抄掠趙、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，從五回道而去，所過殘殺，不可勝紀。沙咤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兵，與賊相望，不敢戰。河北道元帥、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，無所及。

二年，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，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，各主兵馬二萬餘人。又立其子匐俱為小可汗，位在兩察之上，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。又號為拓西可汗，自是連歲寇邊。久視元年，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。制右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，以備之，又命安北大都督相王旦為天兵道元帥，統諸軍討擊，竟未行而賊退。

長安三年，默啜遣使莫賀達干，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。則天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、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。默啜遣大酋移力貪汗入朝，獻馬千匹，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。則天宴之於宿羽亭，太子、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預會，重賜以遣之。

中宗即位，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。靈武軍大總管沙咤忠義拒戰久之，官軍敗績，死者六千餘人。賊遂進寇原、會等州，掠隴右群牧馬萬餘匹而去，忠義坐免。中宗下制絕其請婚，仍購募能斬獲默啜者封國王，授諸衛大將軍，賞物二千段。又命內外官各進破突厥諸策。右補闕盧俌上疏曰：

臣聞有虞咸熙，苗人逆命，殷宗大化，鬼方不賓，則戎狄交侵，其來遠矣。漢高帝納婁敬之議，與匈奴和親，妻以宗女，賂以鉅萬，冒頓益驕，邊寇不止。則遠荒之地，凶悍之俗，難以德綏，可以威制，而降自三代，無聞上策。今匈奴不臣，擾我亭障，皇赫斯怒，將整元戎。臣聞方叔帥師，功歌周《雅》；去病耀武，勛勒燕山，則萬里折沖，在於擇將。《春秋》謀元帥，取其說《禮樂》、敦《詩書》。晉臣杜預，射不穿劄，而建平吳之勛，是知中權制謀，不在一夫之勇。其蕃將沙咤忠義等身雖驍悍，誌無遠圖，此乃騎將之材，本不可當大任。且師出以律，將軍死綏。秦克長平，趙括受戮；胡去馬邑，王恢坐誅，則棄軍有刑，古之常典。近者鳴沙之役，主將先逃，輕挫國威，須正邦憲。又其中軍既敗，陳亂矢窮，義勇之士，猶能死戰，功合紀錄，以勸戎行，賞罰既明，將士盡節，此擒敵之術也。

臣聞以蠻夷攻蠻夷，中國之長算。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，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。請購辯勇之士，班、傅之儔，旁結諸蕃，與圖攻取，此又掎角之勢也。

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，宜因古法，募人徙邊，選其勝兵，免其行役，次廬伍，明教令，則狃習戎事，究識夷情，其所虜獲，因而賞之。近戰則守家，遠戰則利貨，趨赴鋒鏑，不勞訓誓，朝賦「楊柳」，夕歌《杕杜》，十年之後，可以久安。

臣聞漢拜郅都，匈奴避境；趙命李牧，林胡遠竄。則朔方之安危，邊城之勝負，地方千里，制在一賢。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，得其人而任之。蒐乘訓兵，屯田積粟，謹設烽燧，精飾戈矛，來則懲而禦之，去則備而守之，此又古之善經也。去歲亢陽，天下不稔，利在保境，不可窮兵。使內郡黔黎，各安其業，擇共宰牧，輕其賦徭，事無過舉，爵不以私。愛人之財，節其徭役；惜人之力，不廣臺榭。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獲，命秋狝冬狩以教戰陣。則數年之後，有勇知方，帑藏山積，金革犀利。然後整六軍，絕大漠，雷擊萬里，風掃二庭，斬蹄林之酋，懸槁街之邸，使百蠻震怖，五兵載戢，則上合天時，下順人事。理內以及外，綏近以來遠，以惠中國，以靜四方。臣少慕文儒，不習軍旅，奇正之術，多愧前良，獻替是司，輕陳瞽議。

上覽而善之。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。思言對賊不屈節，特贈鴻臚卿，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，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。仁亶始於河外築三受降城，絕其南寇之路。

睿宗踐祚，默啜又遣使請和親。制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之。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勒來朝，授右驍衛員外大將軍。俄而睿宗傳位，親竟不成。

初，默啜景雲中率兵西擊娑葛，破滅之。契丹及奚，自神功之後，常受其征役，其地東西萬餘里，控弦四十萬，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。自恃兵威，虐用其眾。默啜既老，部落漸多逃散。開元二年，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、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。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，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於城下，斬之。虜因退縮，火拔懼不敢歸，攜其妻來奔，制授左衛大將軍，封燕北郡王，封其妻為金山公主，賜宅一區，奴婢十人，馬十匹，物千段。明年，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啜、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、睺跌都督嵚跌思泰等各率其眾，相繼來降，前後總萬餘帳。制令居河南之舊地。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，封遼西郡王；睺跌思泰為特進、右衛員外大將軍兼睺跌都督，封樓煩郡公。自余首領，封拜賜物各有差。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祿，俄又歸朝，授以特進。其秋，默啜與九姓首領阿布思等戰於磧北。九姓大潰，人畜多死，阿布思率眾來降。

四年，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，戰於獨樂河，拔曳固大敗。默啜負勝輕歸，而不設備。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於柳林中，突出擊默啜，斬之。便與入蕃使郝靈荃傳默啜首至京師。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，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並親信略盡，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，是為毗伽可汗。

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即位，本蕃號為小殺。性仁友，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，固讓之。闕特勒不受，遂以為左賢王，專掌兵馬。是時奚、契丹相率款塞，突騎施蘇祿自立為可汗，突厥部落頗多攜貳，乃召默啜時衙官暾欲谷為謀主。初，默啜下衙官盡為闕特勒所殺，暾欲谷以女為小殺可敦，遂免死。廢歸部落，乃復用，年已七十餘，蕃人甚敬伏之。

俄而降戶阿悉爛、睦跌思泰等復自河曲叛歸。初，降戶南至單于，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，盡收其器仗，令渡河而南，蕃人怨怒。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，蕃人訴無弓矢。不得射獵，晦悉給還之。故有抗敵之具。張知運既不設備，與降戶戰於青剛嶺，為降戶所敗。臨陣生擒知運，擬送與突厥。朔方總管薛納率兵追討之。賊至大斌縣，又為將軍郭知運所擊。賊眾大潰散，投黑山呼延谷，釋張知運而去。上以張知運喪師，斬之以徇。小殺既得降戶，謀欲南入為寇。暾欲谷曰：「唐主英武，人和年豐，未有間隙，不可動也。我眾新集，猶尚疲羸，須且息養三數年，始可觀變而舉。」小殺又欲修築城壁，造立寺觀。暾欲谷曰：「不可。突厥人戶寡少，不敵唐家百分之一，所以常能抗拒者，正以隨逐水草，居處無常，射獵為業，又皆習武。強則進兵抄掠，弱則竄伏山林，唐兵雖多，無所施用。若築城而居，改變舊俗，一朝失利，必將為唐所並。且寺觀之法，教人仁弱，本非用武爭強之道，不可置也。」小殺等深然其策。

八年冬，御史大夫王晙俊為朔方大總管，奏請西征拔悉密，東發奚、契丹兩蕃，期以明年秋初，引朔方兵數道俱入，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。小殺聞之，大恐。暾欲谷曰：「拔悉密今在北庭，與兩蕃東、西相去極遠，勢必不合。王晙兵馬，計亦無能至此。必若能來，候其臨到，即移衙帳向北三日，唐兵糧盡，自然去矣。且拔悉密輕而好利，聞命必是先來，王晙與張嘉貞不協，奏請有所不愜，必不敢動。若王晙兵馬不來，拔悉密獨至，即須擊取之，勢易為也！」

九年秋，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，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。拔悉密懼而引退。突厥欲擊之，暾欲谷曰：「此眾去家千里，必將死戰，未可擊也，不如以兵躡之。」去北庭二百里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，因縱卒擊拔悉密之還眾。遂散走投北庭，而城陷不得入，盡為突厥所擒，並虜其男女而還。暾欲谷回兵，因而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。時楊敬述為涼

州都督，遣副將盧公利、判官元澄，出兵邀擊之。暾欲谷曰：「敬述若守城自固，即與連和；若出兵相當，即須決戰。我今乘勝，必有功矣！」公利等兵至刪丹，遇賊，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滿，仍急結其袖，會風雪凍烈，盡墜弓矢。由是官軍大敗，元澄脫身而走。敬述坐削除官爵，白衣檢校涼州事。小殺由是大振，盡有默啜之眾。俄又遣使請和，乞與玄宗為子，上許之。仍請尚公主，上但厚賜而遣之。

十三年，玄宗將東巡，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。兵部郎中裴光庭曰：「封禪者，告成之事，忽此征發，豈非名實相乖？」說曰：「突厥比雖請和，獸心難測。且小殺者仁而愛人，眾為之用；闕特勒驍武善戰，所向無前；暾欲谷深沈有謀，老而益智，李靖、徐勣之流也。三虜協心，動無遺策，知我舉國東巡，萬一窺邊，何以禦之？」光庭請遣使征其大臣扈從，則突厥不敢不從，又亦難為舉動。說然其言，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，往突厥以告其意。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、暾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，謂振曰：「吐蕃狗種，唐國與之為婚；奚及契丹，舊是突厥之奴，亦尚唐家公主；突厥前後請結和親，獨不蒙許，何也？」袁振曰：「可汗既與皇帝為子，父子豈合為婚姻？」小殺等曰：「兩蕃亦蒙賜姓，猶得尚主，但依此例，有何不可？且聞入蕃公主，皆非天子之女，今之所求，豈問真假，頻請不得，實亦羞見諸蕃。」振許為奏請。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，因扈從東巡。

玄宗發都，至嘉會頓，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，仍與之弓箭。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，上引弓傍射，一發獲之。頡利發便下嘛捧兔蹈舞曰：「聖人神武超絕，若天上則不知，人間無也。」上因令問饑否。對曰：「仰觀聖武如此．十日不食，猶為飽也！」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。起居舍人呂向上疏曰：

臣聞鴟梟不鳴，未為瑞鳥，猛虎雖伏，豈齊仁獸，是由醜性毒行，久務常積故也。今夫突厥者，正與此類，安忍殘賊，莫顧君親！陛下持武義臨之，修文德來之，既懾威靈，又沐聲教；以力以勢，不得不庭。故稽顙稱臣，奔命遣使。陛下乃能收其傾效，雜以從官，赴封禪之禮，參玉帛之會，此德業自盛，固不可名焉。因復詔許侍遊，召入禁仗。仰英姿之四照，送神藝之百發，恩意俱極，誠無得逾焉。乃更賜以馳逐，使操弓矢，競飛鏃於前，同獲獸之樂，是屑略太過，未敢取也。雖聖胸豁達，與物無猜，而愚心徘徊，與時加栗。儻此等各懷犬吠，交肆盜憎，荊卿詭動，何羅竊至，暫逼嚴蹕，稍冒清塵，縱即殪玄方，墟幽土，單于為醢，穹廬為汙，何塞過責？特願陛下勿復親近，使知分限。待不失常，歸於得所，以謂回兩曜之鑒，祛九宇之憂，孰不幸甚！

上納其言，遂令諸蕃先發。東封回，上為頡利發設宴，厚賜而遣之，竟不許其和親。

十五年，小殺使其大臣梅錄啜來朝，獻名馬三十匹。時吐蕃與小殺書，將計議同時入寇，小殺並獻其書。上嘉其誠，引梅錄啜宴於紫宸殿，厚加賞賚，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，每年賚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。

二十年，闕特勒死，詔金吾將軍張去逸、都官郎中呂向，賚璽書入蕃吊祭，並為立碑。上自為碑文，仍立祠廟，刻石為像，四壁畫其戰陣之狀。

二十年，小殺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，藥發，未死，先討斬梅錄啜，盡滅其黨。既卒，國人立其子為伊然可汗。詔宗正卿李佺往申吊祭，並冊立伊然，為立碑廟。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為其碑文。無幾，伊然病卒，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。

登利者，猶華言果報也。登利年幼，其母即暾欲谷之女，與其小臣飲斯達干奸通，干預國政，不為蕃人所伏。登利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，在東者號為左殺，在西者號為右殺，其精銳皆分在兩殺之下。二十八年，上遣右金吾將軍李質賚璽書，又冊立登利為可汗。俄而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，盡並其眾。而左殺懼禍及己，勒兵攻登利，殺之。自立，號烏蘇米施可汗。左殺又不為國人所附，拔悉密部落起兵擊之。左殺大敗，脫身遁走，國中大亂。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、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、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、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頡利發等，並率其部眾相次來降。天寶元年八月，降虜至京師，上令先謁太廟，仍於殿庭引見，禦華萼樓以宴之，上賦詩以紀其事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